

引子: 婚外情,是现实与梦幻、灵魂与肉体、快乐与苦楚的交织体,它好像一杯毒酒,让人上瘾,又让人痛不欲生……下面3篇新闻告诫那些想喝或正在喝毒酒的人们:面对诱惑,当自重。



俞晓翔/图

为了“私生子”，他离开了热爱的工作，花掉了10多万，整日沉陷在自责的泥潭中。10多年后，他才知道自己竟是——

## 顶缸爸爸

一名中年男子婚前曾与一位有夫之妇有染，并被告之有了一个“私生子”。几年前，那名“私生子”找上门来，男子只得硬着头皮不断地给孩子钱，以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却没想到“私生子”竟然步步紧逼。几天前，亲子鉴定结果证实，这名“私生子”根本就不是他的骨肉！又悔又恼的男子长叹一口气，称“这就是报应啊……”

### 自己老婆替“别人”生了娃

47岁的赵亮毕业于南京某知名高校，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时年25岁的赵亮与也在南京工作的同乡男青年孙成一起参加一场联谊活动时，同时认识了江北某医院护士陈红。很快，陈红与孙成谈起了恋爱，陈红只要做了好吃的饭菜，总会邀请赵亮和孙成一起去吃，他们开心地称此为“快乐三人行”。

1988年10月，陈红与孙成结婚了。婚后第三个月，孙成被厂里派到江西进修半年。临行前，孙成请赵亮好好照顾陈红，赵亮满口答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赵亮与陈红的关系变得暧昧起来。远在江西的孙成对此自然不会知情，他更不可能想到，自己不在南京的日子里，赵亮多次上过属于他的双人床。一直到孙成结束进修回到南京，两人才不得不减少了接触。1991年8月底，陈红生下了一个七斤多重的儿子小博。赵亮认小博做了“干儿子”。

小博四岁时有一次发高烧，被送到医院医治时，查出血型与孙成夫妇都不符。至此，陈红不得不说，“这孩子其实是赵亮的。”话还没说完，陈红脸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巴掌。孙成气红了眼，指着她的鼻子大骂一通后，又冲到赵亮的单位大

吵大闹，弄得全系师生都来看热闹。

赵亮说，起初他也不相信这个孩子是他的骨肉，但看看小博的长相，却与他真的是非常像，特别是赵亮的右耳后有一颗黑痣，而小博的右耳后也恰巧有一颗。这让赵亮无话可说了。

这样一闹，赵亮自然是不好意思继续在学校工作了。两个月后，他调到南京一家化工企业任工程师。

### 孩子常遭“养父”拳脚

赵亮调走了，孙成心里的气却仍难平息。事发后，他向妻子提出离婚，但陈红却死活不肯，哭着求丈夫“再给我一次机会”。虽然孙成最终同意暂时不离婚，但他对小博却是打心底里厌恶，经常含沙射影地辱骂小博。有时陈红实在看不下去了，帮小博辩几句，孙成马上就讽刺她：“是不是我说你儿子，你心疼了？告诉你，不要以为撒进我家地里的，就都是我的庄稼！”

不仅如此，孙成还经常借故对小博拳打脚踢，这让赵亮更加在心里觉得亏欠小博，只能隔三差五地给孩子买点东西送过来，当然，他每次都只敢送到小博学校去。不懂事的小博因此非常喜欢这个“唐叔叔”。

小博读四年级时，再次因为一点小事被孙成狠狠打了一顿。稚气的孩子哭着抱住孙成的腿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正在气头上的孙成回手就给了小博一个耳光，厉声说：“我不是你爸爸，‘唐叔叔’才是你爸爸！”陈红一听，急得当即拦住孙成的话：“你胡说什么呀？”气头上的孙成竟又重复了一遍：“我根本没有胡说！”从那以后，孙成动不动就会当面告诉小博：“你是你妈和‘唐叔叔’的私生子。”

有几次，小博向他要点零钱买文具，孙成告诉他：“找你爸爸要去。告诉你，这些年你吃我的、喝我的，

我没找你要钱就不错了！”有时小博学习上遇到不懂的问题时，孙成也总是不耐烦地说：“不要问我，我不懂，我文化没你爸爸高，你去找他吧。”

### “生父”成了“取款机”

眼看着儿子一天天消沉，又气又急的陈红开始暗暗怨恨起赵亮来。她觉得造成今天的局面，赵亮有不可推托的责任。2002年春节的大年初五，陈红带着小博跟赵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长谈，希望赵亮出于对孩子健康成长负责，担负起做父亲的责任，这让赵亮非常为难。

此时的赵亮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10岁的儿子。出于对自己从前越轨行为的“忏悔”，这些年来赵亮基本上都是将每月的所有收入都交给了妻子，每次给小博买东西的钱，都是他自己积攒的零花钱。赵亮觉得，自己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小博，他的这番回答让陈红很不高兴。她觉得，自己这些年就是因为小博的事，才在丈夫面前始终没办法挺直腰杆，承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而赵亮作为始作俑者，特别是身为小博的“生父”，却像一个旁观者似的，不尽任何义务，对他们母子俩不闻不问。尽管赵亮一再表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陈红坚持认为他是在“推托责任”，两人为此不欢而散。

此后，陈红不再直接与赵亮接触，而是动不动就让小博去赵亮的单位“找爸爸”。面对“自己的骨肉”，赵亮总是尽最大可能给小博买点好吃的，或者给他点零花钱。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做法给小博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这个爸爸欠我很多年了，我跟他要点钱是应该的。

从那以后，小博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找“生父”赵亮一次。心里一直自觉愧对

这个孩子，赵亮每次至少会给他50元钱，并带他到附近的饭店去好好吃一顿。有时遇到单位发水果什么的，赵亮就让小博全都拿走，然后自己再掏钱买一份带回家。

为了省下钱来“补偿”小博，赵亮戒掉了抽了近20年的香烟，自己几乎舍不得花一分钱。到今年4月中旬，赵亮说自己共在小博身上花了不下10万元钱。而小博每次拿到钱后，就是到处充“大款”，还早早地谈起了恋爱。

### “私生子”竟不是自己骨肉

今年4月20日下午，小博又发短信给赵亮提出要钱，恰巧那天赵亮没带手机，短信被他的妻子看到了。如此，赵亮不得不坦白，说自己有一个“私生子”。

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赵亮妻子洪敏的心情可想而知。吵过闹过之后，洪敏同意配合丈夫处理好此事，但前提是赵亮必须先与小博、陈红三人去作个亲子鉴定。拿到鉴定结果后，两家再坐下来商量解决办法。

按照妻子的要求，赵亮、小博、陈红三人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亲子鉴定中心。5月24日，鉴定报告出来了，证实赵亮与小博并没有血缘关系！

拿到鉴定结果的那一刻，赵亮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为了这个根本就不是儿子的“私生子”，他白白做了那么多年的“顶缸父亲”，并因此离开了自己喜爱的大学校园和热爱的专业，还花了十多万元的巨额“补偿费”！赵亮永远不会忘记，自从这个“私生子”曝光后，自己一边在妻子面前大气都不敢出，一边在小博面前强作笑脸，不得不成为他的“取款机”……想到这里，赵亮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当众失声痛哭起来，揪着自己的头发说：“真是报应啊！”（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快报记者 丁岚

## “随叫随到”成了“随叫不到” 富婆要休了“小白脸”

“我有的是钱，还怕找不到小白脸吗？”

“我长这么帅，还愁找不到别人！”

昨天凌晨，溧水永阳镇一家棋牌室内灯火通明，一名中年妇女和一年轻男子吵得面红耳赤，原来，男的是女的包养的“二爷”，“二爷”沉迷于赌博引起了富婆不满。

### 款姐牌桌上遇到穷小子

刘美丽今年45岁，是溧水县城远近闻名的“款姐”，丈夫常年在外地搞推销，一年能寄回家几十万。夫妻俩在溧水有好几套房子，刘美丽一个人在家，虽然不愁吃不愁穿，没事就去美美容打打牌，但是生活得很单调，她总是跟别人抱怨：“没有老公的日子真的很无聊啊！”

李飞家住农村，前几年来到溧水县城打工，今年不足30岁，整天穿一双解放鞋，衣服也很不合身，裤腿经常短了一截，但是他高高大大，皮肤也很白，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一次牌桌上的偶遇，刘美丽认识了李飞，以后两人经常搭档。

由于李飞没有正当工作，手气也不好，经常有上顿没下顿，刘美丽看在眼里，没事就给李飞送点钱“解围”，一来二去，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刘美丽有意无意地跟李飞哭诉：“我老公常年不在家，我一个女人家有很多重活都没人帮忙！”

李飞领会其意后，经常去她家帮忙干活，顺便也“提示”刘美丽：“我没什么钱，就是有一张好脸蛋，可是一直都没人看上！”来往了一段日子以后，2006年4月，两人正式同居了。

### 穷小子甘愿委身富婆

虽然老公常年不在家，但逢年过节也要回家的，为了协调老公和情人的关系，刘美丽花了一番心思，与李飞达成了默契：“平时随叫随到，但是老公在家的话，双方不许联系。”

李飞自从跟了刘美丽，整个人都“脱胎换骨”：刘美丽带他去烫新发型，还给他买了金戒指、名牌西装，从头到脚进行了一番包装。李飞从一个

穷小子成了“阔少爷”，走到哪里，腰板都挺得直直的，手头也阔绰了不少，他当起了专职“赌神”。

李飞虽好赌，可牌技臭，经常一输就是几千，刘美丽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帮他还钱。2007年春节，刘美丽算了一下，光是赌债就替李飞还了快10万，还不包括平时每个月给的零用钱。

“你这样狂赌，我怎么吃得消啊！”李飞如此不争气，让刘美丽非常恼火，就在此时，丈夫从外地回来，于是她联系李飞，让他躲几天。

开始的几天，李飞还算老实，可是时间一长，李飞积累了一大笔赌债，于是他开始频繁地给刘美丽打电话要钱，碍于老公在家，刘美丽不敢发火。

春节过后，老公去外地做生意，刘美丽和李飞重新住到了一起，可这一次，两人之间有了矛盾，三天两头就吵架。

### “你不听话，就休了你！”

昨天凌晨，李飞又背着刘美丽偷偷来到了棋牌室，刘美丽打电话叫他“回家”，他不但听，还挂了电话。刘美丽气急败坏，立刻冲到棋牌室，“我们有言在先的，你要随叫随到，现在你翅膀硬了，叫你回家都不听了。”

李飞理都不理，低着头继续打麻将，看到李飞不买账，刘美丽更加气愤，冲上去一把抓住李飞：“你身上穿的衣服鞋子，哪一样不是我买的？你以前不过是个穷光蛋，跟了我才像个人样，我就是图你年轻，指望你能经常陪陪我。”

“我花了这么多钱，养条狗还会摇尾巴呢，你还听不懂话，我要休了你。”刘美丽见李飞还是没有反应，立刻拿出“撒手锏”，没想到李飞满不在乎地把麻将一丢，“我脸蛋长得好，不愁没人要，你不想就要靠边站。”

两人激烈的“口水战”，让围观者纷纷摇头。“我有的是钱，不怕找不到男人！”两人吵了半小时后，刘美丽表示要和李飞一刀两断，随后拂袖而去。（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袁阳 记者 顾元森（王先生报料奖100元）

## 丈夫谎称出差，住进情人家中 取款单“卖了”风流夫

快报讯（记者 孙玉春 见习记者 陈泓江）丈夫在外面打拼，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对丈夫高度信任，钱财任其支配。不料，一直以来，貌似忠厚的丈夫，竟然在外偷偷有了“相好”，最终还是一张取款凭条，戳穿了丈夫的谎言。

王霞和陈程原是南京一单位的同事。王霞天生丽质，为人爽直；陈程是外地人，可一直努力工作，很快成了单位的中层干部。两人相互感觉很好，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1992年两人结婚，随后又生了个女儿。

2001年左右，原单位倒闭，但是陈程凭着自己的刻苦能干，很快承包起了工程，王霞向来比较自立，也另外找了个私营企业上班。

不久，陈程因为工作关系落在了王霞的肩上，而陈程只要在贵州，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回家，跟妻子报个平安，再暖言暖语地说几句，总能让王霞热泪盈眶。

不过，也有联系不上的时候。有一次，陈程一连十几天没有音信，王霞也没有怀疑什么。有一次，丈夫从贵州回来，

王霞偶然在丈夫的手机上发现一条很肉麻的短信。王霞一查号码，短信是刘静发来的，这个女人是她和丈夫昔日的同事。虽然刘静后来否认此事，但是王霞心里还是产生了一丝怀疑。

今年大年初七，王霞从丈夫给的1万元里发现一张取款凭条，日期是2月15日，地点是在月苑小区附近的建设银行，取款额是两万。

按照丈夫的说法，2月15日他不在南京，再说，跑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取钱干什么？王霞感觉不对劲，问起丈夫，丈夫有点不高兴，说：“你没有必要知道。”过了两天，陈程突然从家里失踪了。孩子生病了，王霞打电话到贵州，却得知丈夫并没有回贵州。这一次，王霞决定找出真相，她拿着取款凭条和丈夫的照片去月苑小区附近打听，果不其然，有人见过陈程在某小区出入，并且据称还交过物业费。

昨天凌晨，在该小区刘静家中，王霞撞见丈夫和刘静只穿着睡衣呆在一起。“什么都不用再解释了，我们法庭见！”王霞扔下话，转身就走。（文中人物均为化名）